

援建火神山，归来才后怕

口述:马仁勤 | 36岁 | 经理 | 广东
整理:毛思倩 | 本报记者
编辑:刘婧宇

武汉要建设“小汤山模式”的医院,这个消息一出来,就把我深深吸引住了。

10天建成一座医院,这怎么可能?

我所从事的行业叫净化工程。通俗来说,就是建造医院的手术室、ICU重症监护室等洁净无尘无菌室。在这个行业里,我已经摸爬滚打快10年了。

从专业角度看,当时规划的面积和病房数,工程周期起码得3个月。

那段时间,已经回到湖南怀化老家的我,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疫情。新闻不断滚动播出,火神山医院地址选好了,名字有了,图纸也出来了。

这时,我所在的行业微信群,突然蹦出来一条求助消息,让我再也坐不住了。

这是一封来自火神山医院ICU承建方的倡议书:急需大批设计和建设ICU洁净病区、手术室等专业人士,希望有条件的同行前来相助。

我是这个专业的,完全能够出一份力,还可以见证和参与一个10天建成的奇迹。

一起开公司的弟弟和姐夫,都支持这个想法,我决定立即奔赴火神山。

1月27日,我联系医院承建方负责人,对方很焦急,说特别缺少熟练的技术工种。

虽然只有一个病区,但要在这这么短时间,建120间ICU,超过2000平方米的施工面,实在是天大的难题,只能尽量多找些熟手去支援。

当天,我们在公司微信群里发了一个倡议书,报名的人挺多,当时就有40多个。

有个四川小伙子,特别想参加,一看身份证还未成年,我就劝他不要去了。还有年纪比较大的,怕抵抗力差也劝退了。

最后,确定20个自身条件允许支援的,包括几个特别优秀的项目经理,以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。当然,也包括我自己在内。

武汉那边催我们赶过去开碰头会,准备得差不多后,我们就赶紧出发了。我们只有从亲戚家筹的50个口罩,加上一后备厢的方便面、矿泉水和红牛。

29日凌晨3点多,我们终于抵达武汉火神山工地宿舍——一间临时征用的宾馆。每天上下班,从宿舍走到工地,少说也得半个小时。

现场道路被运输建筑材料的车辆占据着,几百台车排成一队长龙,有时候甚至能排五六公里。

中午11点,我第一次到达火神山工地,现场一片忙碌。我们的工作场地刚刚铺了水泥,地还湿着。这是种特殊的速干水泥,两个小时就干了。

工地上感觉就是“急”,时间已精确到“分”了。由于现场没准备好,制作暖通风管、连接空调机组、焊接桥架支架等工作,只能在项目部完成。

当时施工场面壮观,这边在放大样、打地槽,那边在焊接立柱、扎钢筋,各方动态交叉作业,忙而不乱。到凌晨交班时,病区的形状已经基本出来了。

ICU洁净病房属于较高净化级别的房间,用的是气密性很高的专用门窗,对建设和安装工艺的要求较高。连做普通工程多年的老师傅,如果没见过,也不会安装。

刚开始几天是两班倒,一个班持续12个小时,后来又增加到14个小时,再后来,两个班的人合在一起。实在体力不支,大家才回去睡一会儿。

工地上白天还挺暖和,夜里就冻得难受,但却没有人停下来。

按照规定,口罩4个小时就要换掉。很多人干起活,没了时间概念。人们呼出来的水汽和尘土粘在一起,直到有人说“你口罩黑了”,才知道早就超时了。

可能那种急迫的心理压力,把人的潜能都激发出来了。

建成后,火神山科室交付武汉协和医院。面对自己亲自完成的“奇迹”,交接时多了一份庄重感。

“移交给你们了。接下来,这里就是你们打仗的地方!”

我们对医护人员说。

工程收尾了,我的任务还没有结束:带了这么多兄弟出来,得把他们平平安安带回去。早在1月底,我就开始考虑如何返程的问题。

有些人想先回老家看看,打过电话后,才知道大部分都回不去了——老家农村不具备隔离等条件,只能跟着大部队走。

无意间,我在网上看到,深圳市龙华区开设了“书记信箱”。抱着试试看的想法,我把我们20人的情况,简单介绍了一下,并留下自己的手机号。

2月3日,公司所在地社区一位工作人员联系我,询问是否可以推迟回深圳的时间。

我发了个“哭”的表情给她,希望得到妥善安置。她安慰我说,“马上再跟领导反映”。当晚,一位负责书记信箱的工作人员通知我,龙华区疾控中心已经做好我们的隔离工作准备,请大家放心。那一瞬间,我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。

2月6日,告别火神山,我们返程了。有4个人单走回河南老家,我带着15个人开车南下。在黎阳上高速时,交警看着我们的通行证明说:“感谢你们帮我们建火神山医院。”

返程之前,我怀疑我们16个人都已经“中招”。一路上,大家轮流开车直奔深圳,避免途中停留与人接触。

经过江西赣州时,一辆借的面包车突然爆缸,抛锚在路上。报警后,遂川县交警很快赶到现场,帮我们找拖车拖下高速,到县城里找修车店。

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店,老板却不愿意接单。交警帮忙说了好多好话,对方才勉强同意。疾控工作人员又里里外外消了毒,才把车子交给他们。

车虽抛锚,回去隔离的事情不能耽误。我们把面包车的兄弟全部接上,重新安排了一下座位,就继续上路了。

7日中午,我们按照深圳方面安排的路线下了高速,直接赶到用于隔离的指定酒店。

十几个身穿防护用品的工作人员,早已经在那等待我们。下车后,在喧闹中听到一句:“辛苦了,欢迎回家!”

虽然是酒店,但我知道,自己回家了。

躺下来回想这一切时,我才真正感觉到心里害怕。不光是为自己,还有这些跟我一起去援建的兄弟们。我也做了最坏的打算,万一谁“中招”了,要负责他和家人的后续照顾。

当天,我们做了包括咽拭子在内的系列检查。得知大家都是阴性时,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龙华区安排了5名医务人员,每天在酒店监测我们的症状。几天后,有两个人突然出现发热症状,马上被救护车送到医院。还好,最后都排除了,仅仅是普通感冒。

在酒店每天吃得好睡得香,心情也逐渐放松,还可以在网上处理公司复工的工作。兄弟们经常联机玩“吃鸡”游戏。

还能跟妻子和孩子视频聊天,给他们讲火神山的故事。我告诉妻子,这么做也是给孩子做个榜样,留一点物质以外的传承:国家有危难的时候,爸爸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。

口述:高超 | 42岁 | 卡车司机 | 河北

整理:魏董华 | 本报记者
编辑:黄海波

从2月1日开始,我只跑了一趟——拉了900箱板蓝根到武汉,却被隔离了将近20天。直到22日凌晨,才被公司接回北京。

也不知道为什么,我要比别人多隔离将近一周。不过,和那些漂流在高速服务区,只能在卡车上“自我隔离”的司机相比,我又是幸运的。

我开了23年大卡车,一直是跑散户的。去年加入了一个自媒体团队,边跑车边录制短视频,教司机们如何保养维修卡车。

我名下的两台车,挂靠在山东的运输公司。春节前,车就停在山东临沂。

1月28日,我去山东检修车辆时,接到朋友电话,“武汉缺医疗物资,需要支援,我们5台车还缺一台,兄弟一起跑一趟”。

听到“武汉”两个字,当时心里咯噔一下。说实话,当时疫情挺严重了。我也是普通人,上有老下有小的,一开始挺害怕,有点犹豫。

朋友说:“咱们都不去武汉,武汉老百姓的生活物资咋办?”

我想了想,换作我在武汉,如果没人愿意来帮我,日子怎么过,多无助啊。

我就押上自己的挂车,向别人借了集装箱。从临沂蒙阴县出发,到枣庄三九药业去装货——900箱板蓝根。因为疫情封路,132公里的距离,却绕行了320公里。

1月30日,我出发开往武汉。900多公里的路,第二天就赶到了。

在当地疾控部门指定的武汉九洲通药业,需要戴口罩、穿防护服、消毒,才能进入厂区卸货。

疫情防控不像打仗,枪林弹雨好歹看得见,这肺炎病毒无形无踪,防不胜防的。当时,武汉的管控已经非常严格了。

在武汉待的时间越长,感染机会越大。我赶紧卸货离开了。

一路上,为避免接触更多的人,我白天不进服务区,都赶在半夜没人时,才下路进去吃点东西,休息一下。

说实在的,去之前并不知道,从湖北回来的人都要隔离。我一边开着车,一边寻思着回来怎么办?到山东能去哪呢?

当时,也没想那么多,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吧。费县是离蒙阴最近的高速口,得知我刚从武汉回来,说什么都不让通过。

人家才不管你是不是支援武汉去了,只要是湖北过来的车,就不让下高速,通通劝返。

我只好调头,想从孟良崮出口出去。在路上,我就给当地疾控中心打电话沟通,接受隔离没问题,总得让我进城把车停下来。

结果,到了孟良崮高速出口,还是不让下车不让开车窗。我就在车里,隔着车窗写字沟通,问他们如果要隔离,能否提供隔离的地方。

就为这,足足等了10个小时,愣是没解决。按照车辆归属地,我应该回山东;按照身份证件籍贯,我是河北邯郸。

最后,从山东实在下不去高速,我只能开回河北。

没办法,我又开了420公里。2月3日凌晨3点半,这才终于到达河北邯郸鸡泽县。

当初去武汉,就是瞒着家里人去的。回来后,家是回不去了——村里人都戒备从武汉回来的。我更不想连累家人一起被隔离。

这辆车是下高速了,可人能去哪儿不知道。我就主动给邯郸市疾控中心打电话,向他们报备。从上午9点开始,一直沟通到下午3点,才最后同意我到县医院隔离。

当时,一起隔离的有六七个人,都是在武汉做生意或上班的。

隔离期间,我做了CT和核酸检测,一切正常。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,这才算是落地了。

我常常回想,如果不这么隔离,我还想继续跑武汉,并不是为了钱——拉着整车的药品去救人,往返在经常空无一车的高速路上,有点恍惚,也有点骄傲。

说实话,我去武汉比较早,还没来得及办特殊通行证。这一趟跑下来,自己还垫付了1600多元过路费。

这个时候谁还计较钱?就是心意。

为了大家的安全,我自愿接受14天隔离期。可是14天到了,一起隔离的几个人都回家了,我却被告知还要延长一周。第15天,医院又给我抽血检测。

之前我看新闻,国家卫健委和交通部都有文件,对运送物资到湖北省的货车司机,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,返回后没发烧咳嗽,不需要强制隔离,可以继续运送物资。

对延长隔离期,我不理解,就找医院说理。他们说,等最后一天的核酸检测结果出来,还要上交到市里,确定没有感染了,再让你回去。

这一等又是好几天。医院的护士也很诧异,为什么我还没走,比别人多隔离近一周。

我想不通,心里特别憋屈,就录了一段视频发到网上,请大家帮我评评理。很多人看后,都特别同情我,纷纷在网络上转发。

我离开医院很多天了,也没人给一个明确的说法。

不过,相比有的卡车司机,我还算幸运的。

有的卡车司机,送了一趟物资到武汉。结果回来后,哪个高速出口都不让下,只能在高速服务区一直“漂着”,驾驶室还被贴上了封条。

我还在网上看到,有的卡车司机回村后,连人带车被隔离在田野地里,一日三餐由家人送到离车10米远的地方。

隔离期间,最难熬的不是寂寞无聊,而是看到各地都在复工复产,都缺卡车司机,但我却哪儿都去不了。

隔离期内,两台卡车的钥匙都在我手里,其他驾驶员又不能来找我。当时买车贷了90万元,现在每台车月供一万七八。

2月22日上午,我收到核酸检测阴性的结果。下午3点,接到通知可以离开。县疾控中心让我去开个证明,证明已经隔离期满,身体健康。

没有这个证明,我回去又要被隔离。

嘴上说要善待卡车司机,可却连路都不让下。如果没有我们“逆行”,湖北当地人吃什么,用什么,医疗物资怎么进去?

说起来去武汉的卡车司机,有的冒着被感染的危险运送物资,往往不光不赚钱,回来还得受人白眼,又要被强制隔离14天,也是蛮拼的。很多人近两个来月,基本没什么收入,可贷款要还,一家人的生活要支撑。

不过,即使再难,我也不会后悔去武汉。

等着疫情稳定一点,过个十天左右再复工。车贷还款期就要到了,到时候借钱吧。

戰疫的

題字:袁卫平



▲1月30日,卡车在武汉火神山医院建设工地旁排成长龙(无人机照片)。新华社记者才扬摄

58岁大货女司机独闯“疫线”四万里

口述:王金芝 | 58岁 | 卡车司机 | 黑龙江
整理:向定杰 | 本报记者
编辑:刘梦妮

从疫情暴发到3月中旬,我这个女司机开着大卡车,“单枪匹马”跑了四万里。

其实年前在手机上看新闻,我就知道了疫情,也没想过回家里待着,当时很多司机都回去过年了,正缺人呢。我想正好抓紧挣点钱,尽快把卡车贷款还完。

别看我58岁了,开起一辆15米长的半挂冷藏车,照样驾轻就熟不含糊。我是哈尔滨人,但因为开大货一直全国各地到处漂,平时主要拉水果、蔬菜等货物。

前几天,我在西安,刚从深圳拉了一趟火龙果过来。年前,我从南宁装了一车榴莲到浙江嘉兴,第二天卖完了,就跑到上海和儿子见了面。

除夕,我们一起在上海装上香蕉,又跑到了重庆。后来,又从重庆拉萝卜,初四半夜运到广州,初五我们娘俩又到了海口。

后来,儿子因为没带电脑,怕耽误学习,又怕疫情影响回不去,初五就赶回哈尔滨了。本来,我还打算让他跟我一起拉圣女果去北京的,还省点机票钱。

这段时间,各地管制比平时严格了许多,只要不经过湖北就还好。每到一个地方,都要扫身份证和二维码,量体温,有的还要开箱验货。还有更先进的电子设备,就像给人拍

X光片一样,车一过就知道你拉的啥货。

因为春节和疫情,高速过路费免了之后,运价好像涨了一下,就降了百分之二三十,降价让你都接受不了。我都放空两次了,有时候回来拉的那点东西,可能还不够油钱,还得装一天,卸一天,耽搁两天时间。

别看我这段时间赚了有6万多块,那可都是辛苦钱。

收入虽不如往年,总体也还算不错。还有卡友来问穷门,我说咱得跟上时代啊,用互联网帮咱赚钱!

我一般都是在货车帮APP上,看怎么把货连成一条线,尽量不跑空车。另外,我从过年到现在一直没回家,大年三十、初一都在干,没有休息过。

现在整个货运行业都难。有一次,我跑1800多公里,只挣了2000块钱,想想都很难。这些年,干这行的人也越来越多,现在贷款门槛降低了很多,太容易买车了。

无论如何,再苦我也愿意干。为啥都这个岁数了,还要像男人一样拼?了解我的人都知道,这也是被逼出来的。

1996年,我离婚了,独自带着5岁的儿子。那年,我才34岁。

为了养家,起初我蹬三轮卖菜,后来听说开卡车钱快,就考了驾照